

裸岛



银小骏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裸 島



太白文艺出版社

裸 岛

银小骏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轻工厅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410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244-5/I·209

定价:16.80元

那一年那一天的那一时刻，充满了人生的
命运感和历史的厚重感……

那一瞬间是最神圣的时刻，因为它注释了
世界的全部奥秘……

——作者题记

内 容 提 要

一艘为了逃避灾难的轮船在海上沉没了。随着轮船的沉没，似乎一切也在眨眼间不复存在了，人们统统葬身于大海。只有黑锤、鲁正明、许娜、王雄飞、谢宏、霏霏等人侥幸被海水卷上了一座孤岛。

在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孤岛上，栖息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他们按照祖先传下来的方式愉快而艰难地生活着——集体围猎、争雄格斗、杀害同类、祭祀神灵、巫师作法、海滩裸浴、桑林群媾——构成了一幅现代人绝难理解的生存图景。今年，部落首领勇在卫冕格杀中被豪战败后，豪将成为部落里的主宰，同时部落里最美丽的女人娇娇也将归豪所有……

几个城市的幸存者与这个孤岛上完整的野蛮部落之间，注定要进行一场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较量。他们在与野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同时，又在生存的危机面前自相残杀；野人部落在对付他们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部分化。

巫师作法，企图翦灭魔鬼，而被现代人识破了机关；黑锤企图率领野蛮部落走出混沌，而遭到了必然的反

抗；平静的孤岛不再平静，部落因此而分裂成两股势力——豪寨与摩摩族。

血写的岁月就这样开始了。

结局究竟如何呢？

本书以总体象征的大框架结构和现实主义的细节描述，运用语言的诱导和浪漫的思维方式，将你引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去与书中的人物一道，体察生与死的奥妙，窥视人类演进的历程，感受原始状态的生存风貌。尤其对人类最本质的共性——生存欲，本书更作出了淋漓尽致的剖析。

目 录

【上卷】

序 章 孤岛上的部落	(1)
第一章 迷雾笼罩着城市	(11)
第二章 “城市”的诞生	(40)
第三章 大海在颤抖	(63)
附章 1 撕去英雄的面纱	(85)
第四章 沉沦的岂止是一条船	(103)
第五章 死神的面孔	(133)
附章 2 一则神秘的寓言	(158)
第六章 这里可不是城市	(176)
附章 3 寂灭与极乐	(202)
第七章 世事无法预测	(210)

【下卷】

第八章 被俘获的贼	(244)
第九章 与巫师较量	(269)
第十章 阴谋诞生于和平	(299)

第十一章	红月亮·黑太阳	(327)
第十二章	乌托邦部落	(353)
第十三章	豪寨与摩摩族	(386)
第十四章	天灵灵地皇皇	(417)
尾 声		(446)

序 章

孤岛上的部落

千百年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在太平洋的深处会有这样一座死岛。更不会想到死岛其实不死，岛上顽强地繁衍着一个完整的野人部落。

野人们在每年的七月初一这天，都要举行庄严而隆重的祭祀仪式——由部落里的首领率先闯入那穴居先祖的神秘的山洞，从山洞里取一根祖先的肋条出来，就拥有了继续统治这座小岛的权力。除此之外，他还可以把岛上最漂亮的女人霸为己有——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在这一群美女中，最让男人们发疯的就是那被唤作娇娇的姑娘了。她的最显著的特征是长了一对肥硕而且黝黑黝黑的大奶子和两瓣儿丰腴的屁股。除此之外，她和男人做爱的时候能够发出鸟鸣一样的呻吟，最最激越的时刻简直就形同疯子，能够把寨子里所有的男人呼唤得彻夜难眠。

娇娇就是这样，让寨子里的男人失魂落魄。

而要想得到娇娇，就必须争得霸主地位，就必须在举行祭祀仪式的前几天进行一场残酷的决斗。

决斗刚刚结束。

那是一个黄昏，天渐渐地朦胧了，晚霞的透明开始变得混浊。在密林深处，先是冒着一缕淡淡的轻烟，接着便火光一闪，就有

香喷喷的一股味道从林子里弥散开来。

一群野人堆燃起篝火烤牛肉，他们围成了一圈儿，呼呼上蹿着的火焰舔红了他们的半张脸，乱蓬蓬的胡子和头发都似乎燃烧起来了。他们大呼小叫着，用焦黄而且参差不齐的牙齿咬着半生不熟的牛肉。奇怪的是他们那颗脑袋，半边是一尺多长的头发，半边是刮得光秃秃的头皮，就像弯月那样，一条黑白分明的弧线在头顶上断然分出了阴阳。

寨子里的首领勇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他今天显得极其沮丧，将那颗阴阳脑袋侧至一边，不停地叹气，不停地将一双骨碌碌的恶毒的大眼睛转向未来的统治者豪。

现在的豪好不张狂，他除了大嚼大咽之外，一直用胜利者的眼神盯着勇，并且按捺不住地朝着林子的深处张望。那儿是女人的世界。在这个决定胜负之后的傍晚时分，像往年一样，那群漂亮或者不算漂亮的女人们，都要竭尽全力使出女人的全部本领，来引诱即将成为领袖的英雄去钻自己的草窝子。

这些，勇清楚，豪当然更清楚。

于是，斗败的英雄勇，就把牙关咬得嘎嘎响了。

林子的深处突然传来窸窸窣窣一声响，借着闪闪明灭的篝火望去，豪和勇同时都看到了一条柔嫩的身影。那影子在黑暗中勾勒出一片白，肥硕的大乳和丰腴的臀部简直就像跳跃与扭动着的野兔子。篝火周围顿时静了下来，留着阴阳头的男人们纷纷张圆了嘴巴，竟不顾嘴里的野牛肉尚未嚼烂，就囫囵吞了下去。

女人勇敢地朝着这边走来，竟是赤条条地一丝不挂。

豪“嚯”地从篝火边跳起来，准备实现他那里直气壮的占有。按理说现在不是时候，因为现在他还没有成为寨子里的正式首领——虽然他在今天的决斗中战败了一头野牛，但他还没有从洞穴中取来那条象征权利的祖先的肋骨——可豪还是认为美丽的娇娇现在就可以是他的了。

豪刚刚站起来，勇也“嘿”地从篝火旁站起来。

两个雄悍无比的男人一前一后朝美丽的娇娇走过去。娇娇笑着，一口雪白的牙齿在林子的深处闪出几点熠熠的光。她故意把腰身扭了扭，将极具诱惑力的曲线展示到最佳效果。这时候，豪已经靠近她了，已经张开双臂就要将小母鸡一样的娇娇揽入怀抱。

可是他没有想到，勇的愤怒的铁拳突然砸在了他的头顶上。豪趑趄几步险些摔倒。回过头来却看到了他的政敌也是情敌的末路英雄勇的那张阴森森的脸。

豪说：“嘛呢呜啦！”

他的意思是说：你像野牛一样无理。

勇说：“依依呜啦才哇？！”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破坏寨子里的规矩吗？

俩人不可能有更多的话讲。在这座荒岛上，拳头和力气就是最有力的语言。于是，年轻气盛的豪便像犍牛一样朝着勇猛扑过来。勇当然巴不得这样。他将白天的失败视为失误，根本没有屈服于乳臭未干的豪。

豪的冲击是太猛了，勇轻捷地一闪身，豪便险些爬到火堆里，与那一挂野牛肉为伍了。豪毕竟年轻，在闪倒的一瞬间攥起来一把削尖了的竹剑，回转身来朝着勇嗷嗷怪叫。

没有什么声音能比这更为骇惧人的魂魄，豪的吼叫顿时让周围漾起一股血腥的气氛。而娇娇却“嘻嘻”地笑着，两只手轻轻地端着肥硕的两只乳房，等待着一个英雄将竹剑刺进另一个英雄的胸膛。从十五岁开始，美丽的娇娇曾经亲眼观赏了五起这样的屠杀，曾经五次与胜利者度过第一个狂欢的夜晚。

勇是趴在她身上的第五个英雄。

豪将是第六个。

娇娇美滋滋地等待着豪将竹剑刺透勇的胸膛之后，便和她的第六个男人提前交媾在她的草窝子里。娇一想，他们的搏斗一定

激烈，激烈的搏斗意味着接下来的交欢也必然激烈。

因为娇娇是寨子里最放浪的女人。

然而，勇既不防护也不退缩，只是将那面宽阔的胸膛挺直在豪的面前。

勇说：“竹剑能刺透我的胸膛，但能刺透祖先留下的寨规吗？”

豪说：“先杀了你再说！”

勇面无惧色：“可白天你没有杀了我，我现在还是寨主。你仅仅杀了一头野牛，而这样的勇士只能算半个英雄。半个英雄只有从山洞里取出祖先的肋骨，才能成为寨主。这规矩你懂吗？”

豪没有话说了，手里的竹剑慢慢垂落下来。

娇娇急得直跺脚：“杀呀！快杀呀——”她跺脚的时候两只乳房也在欢快地跳跃，似乎在急切地期待新寨主的抚摸。娇娇根本不念及她与勇曾经有过的摇魂落荡的夜晚。

娇娇就是这样，以独一无二的美丽间接地统治着这座孤岛。她已经厌倦了勇的交媾方式。她需要新鲜的豪。

一直围观的寨子里的男人们也开始喧闹，和娇娇一样，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落日霞光里看到一滩人血。

可是，豪却将竹剑“唰”一声插进疏松的泥土里。

豪说：“等明天取回祖宗的肋条再杀你！”

勇却朝他阴冷地一笑：“祖先的灵魂会在明天出现吗？”

明天，在太阳刚刚跃出海面的那一刻，豪将以新寨主的身份，率领着部落里的所有男人，到一个很神圣也很神秘的地方去进行一年度的祭祀活动，同时确立新头领的霸主地位。

那里是一面很陡峭的山壁，山的跟部有一孔神秘莫测的深洞。山洞很深很深，几百年过去了，寨子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到它的尽头。据说，这就是祖先曾经栖息的地方，在繁衍出这一群群后代之后，他们就永远地安息在了里面。

而祖先们是不肯纯粹安息的，每当到了七月初七这一天，岛上的后裔们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时，他们的灵魂就会出现，并且在洞的深处与新寨主进行一番密谈，然后就授予了新寨主至高无上的权利。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和祖先幸福地会面。不是的。

只有新产生出的英雄才能获此殊荣——他须捧着硕大的野牛脑袋，犄角与自己的头颅是平行线，然后毕恭毕敬地走向洞的深处——祖宗的“祠堂”。

那一刻，寨子里的男人们都跪在了山洞的外面，热切地等待朝圣者的归来。周围是极端静谧的，只有海浪和风声，人们的心虔诚到忘却了一切的地步。

待朝圣者从山洞里安全无恙地走出来，他就从根本上拥有了统治者的权利。

他传达祖先的神谕。

他根据祖先的神谕施行他的权力。

因为他手里握着一根祖先的肋骨，这是能统治小岛的唯一的指挥棒。

今年，年轻力壮的豪就要义无反顾地充任这个角色。白天，当前任寨主勇被野牛击败之后，豪就只身闯进了奔腾着的牛群，把斗败的勇从里面救出来。他原本可以让勇去死，但豪没有这样做。那时候周围站满了观战的男人和女人们，一齐将热辣辣的目光朝他射来。

美丽而且放浪的娇娇看着他，并且暗中用两只手比出一个交媾的姿势。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于是，豪就穿了娇娇递过来的牛皮坎肩，腰间紧束了一条用牛筋拧成的皮带，然后从容不迫地走进牛群，跨出了争夺王位的第一步。

牛群呼啦一声围了上来，高高昂起的犄角并没把乳臭未干的

豪放在眼里。那时候豪瞪圆了眼，仔细思忖选择哪一头倒霉的家伙才能显出勇士的力量。

似乎是对方也在商量对策，牛群盯了豪一阵，便一个个摇着尾巴走开了。只留下一头雄健的公牛傲然地立在了那里。

豪煞紧腰带，心里说，伙计，就是你啦。

绿茵茵的草场上只有一条壮汉和一头健牛，对峙着。人们都憋紧了呼吸，斗败的勇沮丧地垂下头，娇娇却朝着豪不停地微笑。

场子里，那头曾经战胜勇的健牛徐徐后退了几步，紧接着俯下牛头瞪圆牛眼绷紧了牛筋，将尖利的犄角挺得一动也不动。

豪的眼里也着了火，他弯下腰，抡圆双臂，凸凹起伏的肌腱就像充了气，憋得鼓鼓的。

生与死的决斗开始了。

健牛一声长嗥，将尾巴“唰”地竖起来，箭一般地朝着豪射过来。豪闪身躲过，飞起一脚踢在了牛肚上。牛肚子像面鼓。豪的一脚更加激起了那畜牲的斗性。健牛调整好角度，便山崩一般冲向豪。

人们的眼前只有一道接一道的黑色闪电——那是机智的豪在左右闪躲腾挪跳跃。他在消耗牛的力量时，也在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的脚一次又一次踢在牛的肚子上，让愚蠢的野牛一次又一次暴怒。

就这样，从中午折腾到下午，又从下午折腾到傍晚，愚蠢的野牛开始气喘吁吁。如雷贯耳的喘息将粘稠的牛鼻涕喷得到处都是。绿茵似的草地被践踏得一塌糊涂，甚至还有一堆冒着热气的牛粪和一滩透着气急败坏的牛尿。

美丽的娇娇站在远处高兴得又蹦又跳，她觉得今年寨子里的领袖肯定是豪了。娇娇开始把自己与豪联系在了一起，她甚至能想像到豪把自己按在草丛中的时候，是一番什么样的滋味儿。豪把强健的胸膛紧贴在自己丰满的双乳上时，那种美妙必定是空前

绝后的。她一定搂紧豪的腰肢，一定献出最让男人疯狂的呻吟来，一定要扭动出让豪永远不会忘记的放浪。

这样，她就又成了寨子里最幸福的女人。

娇娇等待着豪尽快击倒那头犍牛。

那头凶极一时的野牛已经没有了招数，它只会蛮勇地往前冲。眼见时机已然成熟，豪迅速地脱下牛皮坎肩，在野牛的眼前晃来晃去，引诱着它走向一块巨石的前面，然后把带毛的牛皮坎肩搁在石头上。

豪趁机朝野牛的肚子上踢去一脚。

愚蠢的家伙果然再次暴怒，拼足最后的一股力气朝着豪——其实是朝着那块巨石冲过去。

巨石上顿时溅起了一片火星，牛的犄角在挑起几粒石片的同时，也在倏忽间折断了。鲜血从它的头上涌出来，野牛摇摇晃晃竟然不肯倒下。

这时候豪便扑了上去，双手抓紧了野牛的另一只犄角，膝盖牢牢地抵在野牛的前额上。豪大喝一声，使劲，雄健而且不可一世的野牛便轰然倒下，连同它那一世的英名。

但尽管如此，野牛的尾巴还是像钢鞭，不停地抽打着草地，草叶子纷纷扬扬飞起来，它的凄嗥声也如奄奄待毙的挽歌。豪开始用拳头和脚猛踢它的头颅，每一拳或者每一脚下去，都能戳出一个不大不小的血窟窿……

就这样，豪战胜了野牛，更战胜了坐在那里叹气的勇。

寨子里的人吹呼开了，他们一齐朝着豪跑过来，把他高高地托起来，唱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歌。

为了庆贺新的领袖的诞生，才在这个落霞将尽的傍晚燃起篝火，把那头倒霉的野牛肢解开来，把它的脑袋高高地悬挂在树杆上，作为向祖先奉献的礼物。

这时候，娇娇却悄然离开了草场，跑回到自己的草窝里去开

始梳妆打扮。所谓打扮，就是把全身脱得一丝不挂，仅在头上插几朵野花，在脸上涂一层用野花酿制的浓浓的香水。

娇娇要以最美妙的形象让豪在第一次交欢中感受到她的美妙。

可是，如此一桩好事让勇给搅了。

现在，娇娇颤着她的一对肥乳走到篝火边，肆无忌惮地撕了一团牛肉，然后卧在豪的宽阔的脊背上说：

“明天晚上我等着你——等你给我的头上插羽毛。”

豪拍了拍娇娇那截丰腴的胳膊之后说：

“我至少能给你插上十支羽毛，信吗？”

娇娇点着头说信。

娇娇知道年轻力壮的豪就是一头公牛，他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完成十次圆满的欢媾，或许还能更多。在这座孤岛上，除了部落里的最高领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和女人造爱之后给她的头上插上羽毛。娇娇最多时一晚上也仅止于插过五支羽毛——这就是坐在那里叹着气的勇。

豪显然比勇强悍。

娇娇相信他的能力。

娇娇说：“那明天晚上我就给你铺好草窝子了。”

豪说：“你不用急，我知道该怎么办。”说完，就恶狠狠地瞪了勇一眼。

勇正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懊悔。他怎么可以阻挡豪和娇娇去造爱呢？娇娇是寨主的，豪明天就是正式的寨主了，寨主可以随便穿透哪一个人的胸膛，当然也包括自己。何况豪已经发了誓，说等到明天，取回祖先的肋条之后就要杀他。

难道活着不比死了好吗？

为了讨好新的首领，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勇凑到了豪的身边，

说：“我以前任寨主的身份想说几句话好吗？”

豪没有理她，娇娇也没有理他。

勇却自顾站起来，先把握在手中那条象征权力的祖先的肋骨一折两截，然后恭恭敬敬地摆在那棵大树的下面，与狰狞的滴着血的牛头呈垂直线。

祖先的肋骨已经折断，勇的英雄本色也就消失了。

勇作为即将退位的首领，在尴尬与无趣中说了一段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吃惊的话，他说：

“英勇无比的豪从现在开始就是寨子里的正式头领了，不须等到明天。他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是祖先的神谕。”

这时候已经到了深夜，辉煌的月亮把孤岛镀成一团白。朦朦胧胧的雾气升起来了，轻纱一样在林子里缭绕。

听了勇的话，豪的心中别提有多么高兴。

豪对勇笑着说：“你终于懂事啦。”

勇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豪便打了一个响亮的口哨。

围火坐定的人们即刻便从草地上跳起来，大家纷纷解去各自的皮裙，脱下各自的皮坎肩，赤裸裸地在篝火旁跳起了饕餮舞蹈。有人往火堆里添了一捆干柴，火苗子就呼呼地蹿起来，几近于舔着那颗挂在树上的容光焕发的牛头。

接着，勇也打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密林深处就涌来许多脱去衣裙的赤裸裸的女人。她们呼叫着，加入到这群男人里，开始尽情地欢呼跳跃。因为有了新旧头领的口哨声，那个在祭祀之后才能有的狂欢之夜就提前了。

直至跳到天色微亮。

豪一把将娇娇拽过来，然后把她扛在肩上，旁若无人地朝着密林深处走去。娇娇闭着眼，身体像飘起来一般，她用一只胳膊勾定豪的脖子，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那面坚实的胸脯，呢喃着：